



学生患网瘾，聋校老师心疼手也疼

与学生谈心写了20页纸

本报记者 李珍梅 陈之焕

一次次重复说话，一遍遍不停比划，用丰富的表情鼓励学生开口说话，聋校老师上课可谓真正地口、手、脸并用。青岛市中心聋校老师栾静从教27年，完全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待。遇到学生有心事而不愿说时，她会心急如焚。一次为了劝导一个染上网瘾的学生，她和学生交流足足写了20页纸。



课堂上,栾静手、回并用,与学生沟通。
本报记者 杨宁 摄



8日,在青岛市中心聋校,老师栾静通过手势和学生交流。本报记者 杨宁 摄

每天都要重复说话和比划

聋校孩子安静吗?其实不然。
“同学们好，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两位新朋友认识……”8日，在青岛市中心聋校3年级2班，数学老师栾静一进教室就大声与学生说话，并打着手语，重复了三遍。在栾静带领下，学生们很熟练地打着手语，有的学生嘴里也大声地喊着“你好！”
刚介绍完，孩子们就一拥而上，兴高采烈地争着介绍自己，问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一个学生“咿呀呀呀”地朝记者比划，记者始终没听懂他的意思。然而，栾静却很快听懂了孩子的话，她告诉记者，孩子在问记者叫什么名字。“你们第一次听他们说话，是听不懂的，有的说话现在还不是很清晰，但我能听懂。”栾静说。
“因为这些孩子存在听力障碍，语言的理解能力也达不到相应的程度，与人沟通存在障碍，有的时候说一句话，做一个动作得重复好几遍，直到孩子们听懂为止。”栾静说。

向学生学习手语

栾静今年46岁，1984年从青岛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青岛市中心聋校教学。刚到校时，老教师只带了一节课，就让她独挑大梁。但由于学的是幼儿教育，对手语一窍不通，栾静便跟着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学习手语。“有时候上课突然记不起一个数学符号怎么用手语表达，学生就会在下面提示我。”
与其他科目相比，栾静认为，数学是比较难教的一门课。同样，对于学生来说，数学也是一门很难学的课程。
每次上课前，栾静都得提前一两天备课。“不是说备完课就可以把备课本放一边没什么事儿了，我们得随时做好遇到突发情况的准备。”栾静说，教课过程中，她经常遇到学生无法理解的词语。比如说，一道数学题里出现“竹笋”这个词，而这个词学生还没学到，这时，栾静必须先给学生解释什么是“竹笋”。与普通学校同年级的孩子比，一节课能完成的教学，在这里要花至少两三天时间。
“教课过程中，我也得不停地学习新术语。”栾静说，每到一新年级都会出现新的数学符号或公式。

开导学生写20页纸交流

对栾静来说，学生能开口说话，甚至能和别人交流，这就是她最大的幸福。然而，若有不爱和人交流的学生，栾静则会倍感担忧。
“因为他们听不到，所以他们想的比较多，而且很容易模仿别人。”在栾静教高年级学生的时候，她几乎每天都要和一位学生交流。“短则半个小时，长则两个小时。”
在栾静教高年级的时候，她的一名学生染上了网瘾。栾静得知后，立刻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进行劝导。“我有很多道理和这位学生讲，打手语又感觉有点慢，我都急了，后来直接在纸上写字交流，我一句他一句，足足写了20页。”在栾静苦口婆心劝导下，学生终于听懂道理了。
采访过程中，栾静收到一条学生发来的节日祝福短信。这个学生如今已经结婚生子，但每到节假日总不忘给老师发短信打电话问候。“像他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。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走出学校后能开口说话，哪怕别人听得一知半解。”栾静说。



带着学生下海抓鱼、做实验

博士老师变身孩子王

本报9月8日讯(记者 王笑)
带着学生到海边抓鱼抓虾，并到各科研所实验室做实验，岛城首位落户中小学课堂的博士老师白晓歌俨然成了青岛39中海洋班的孩子王。
8日下午，在青岛39中高一2班的教室里，白晓歌站在讲台上，一边通过PPT为下面的学生展示着她在南极考察时的照片，一边对学生讲她在南极的精彩故事，而学生也都在津津有味地听着，不时发出会心一笑。

白晓歌称，虽然她来这里才只有短短几个月，但已经很快地与学生们打成一片。白晓歌去年获得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态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后，看到39中海洋班招聘博士学历的老师，立即赶去应聘。“我从小就有当中学老师的梦想。”白晓歌说。
为了调动海洋班学生探索海洋科学的积极性，白晓歌经常带他们到海边抓小鱼小虾，然后带到实验室做实验。“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十足的孩子王。”白晓歌说，随着与这些学生深入接触，她发现现在的孩子都非常有想法和主见。白晓歌称，她在暑假前为学生布置写海洋生物调查报告的作业，新学期开学后，她看到每一位学生的调查报告都做得不仅全面仔细而且还非常专业。
“我每天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惊喜。”白晓歌说，这就是她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。

高中课堂来了“90后”老师

常被当成不穿校服的学生挨训

本报9月8日讯(记者 王笑)
“90后”老师邱瑶走上高中的三尺讲台时，刚满20周岁。在校园里，经常被当成不穿校服的学生挨训。
“来，同学们现在抬头看黑板。”7日上午，在青岛15中高—9班的教室里，20岁的邱瑶正在给学生上数学课，学生时而抬头看老师的板书，时而又低头记几笔笔记。尽管邱瑶走上讲台的时间还不足三个月，但此时的她已全然成了一位讲课熟练的合格教师。而下课后回到办公室后，她也同其他老师一样，备课、批改作业等。

邱瑶已经走上工作岗位，但她平时的打扮还是“学生味”十足。记者看到邱瑶时，她身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和一条黑色的牛仔褲。因为这身打扮，每天到校，经常被门卫当成不穿校服的学生训斥。“为了尽量不被大家当成学生，我只好先把球鞋换成了高跟鞋。”邱瑶说，她眼下正准备做的事情是，先去置办几件比较成熟的衣服。
遇到不守纪律的学生咋办?邱瑶说，尽管她私下还是一般小女生一样，但一站上讲台，就会用上教师的身份来对待学生。“现在我们班的学生都已经很听我的话了。”
邱瑶说，作为首批免费师范毕业生，她需要当十年老师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教课，她发现老师这份工作很有趣也很充实。十年之后，她还要继续当老师。

跟着自闭娃 上课往外冲

特殊学校里的“保姆老师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王笑

40岁的李珍凤在青岛三江学校任教7年，一人教四个年级五门课，同时担任七年级班主任、老师、家长、护工、保姆、心理辅导师，用这些身份来定义一名培智类学校的老师不足为过。

每节课都跑出去好几趟

三江学校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，不少学生有智力缺陷，生活能力欠缺。
8日上午，在青岛三江学校七年级的教室里，李珍凤单膝跪地，手把手地教孩子折纸鹤。她用自已的两只手握着手孩子的手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教。当全班11个孩子都快教完时，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冲向教室外面。这时，李老师让一旁的助教褚彦杰看住班上孩子，她自己则一个箭步追了出去。
这个叫小佐的孩子患有重度自闭症，上课经常会跑出去重复洗毛巾或上厕所，而每次跑出去，李老师都要紧随其后追出去。李老师说，她现在已经对孩

子的情况摸得非常透彻。“俺家佐儿一抬头，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。”

办公室里常备多条裤子

李珍凤2005年来到三江学校，从一年级开始带班，一直将这批孩子带到七年级。现在她不仅担任七年级的班主任，而且还要同时给四个年级的孩子上美工课、语文课和生活课。
“现在我办公室里不仅有衣服、裤子，像卫生巾之类的生活用品也都有储备。”李老师说，作为培智类学校的老师，每天一进校，大脑里的神经就要立刻绷紧。“你不知道这些孩子下一秒又会有什么状况发生。”
班上的孩子经常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，一旦发现，她

要马上冲上去给孩子擦洗身体换洗衣服。李老师办公室里常备衣服很少是孩子本人的，而是她和丈夫专门买来给孩子穿的。为了让七年级的孩子能够更多地接触新鲜事物，她还专门把自己家的电脑重装升级后送到学生家里。
三江学校校长战永华说，这里的每一位老师都不仅是老师，同样兼做爹妈、护工、保姆、心理辅导师的工作。

孩子吃饭少掉一粒米，老师都开心

课间操时，李老师指着一个叫小栋梁的孩子说，他起初做操时，连抬手都不会，为了教会这个动作，她连续几个月一遍一遍



8日，在三江学校七年级的教室里，李珍凤老师手把手地教学生折纸鹤。

地重复教重复做。现在的小栋梁虽然还不能如正常孩子一样做到动作标准好看，但已经可以随着节拍完整地做下来。
这些孩子的起点与普通孩子不一样，普通孩子可能背会一首诗是一种进步，而这些孩子哪怕吃饭时少掉一粒米，对老师们来说，都是一种值得高兴的进步。“就是这些一点一滴的小进步让我感到了这份工作的成就感，也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成就感，让我在这条路上一直不懈地走下去。”李老师说。